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在少女们身旁

[法国] 普鲁斯特 著
桂裕芳 袁树仁 译

在少女们身旁

[法国] 普鲁斯特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I
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

本书根据法国 Gallimard 出版社 1984 版本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少女们身旁/(法)普鲁斯特著;桂裕芳,袁树仁译.-北京:外国
文学出版社,2002.6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80-1

I. 在… II. ①普…②桂…③袁… III. 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056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周小滨

在少女们身旁
Zai Shao Nü Men Shen Pang
〔法国〕普鲁斯特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1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75 插页 2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16-0180-1/I·177

定价 26.00 元

前 言

一百多年以前，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五年左右，在法国巴黎圣日耳曼区这贵族聚居的地方，人们常常看见一个青年经常出入某些贵妇人的沙龙。他衣着讲究，目光炯炯有神，说话却有些气喘吁吁。晚上在沙龙中出现时，无论冬夏，总是毛皮大衣不离身，因为他总觉得冷。那时，如果有人说：“这个纨绔子弟和病魔缠身的青年，将会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革新小说艺术，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位现代主义作家。”肯定所有的人都会对他嗤之以鼻。

然而，这确是事实。

这个阔少和病秧子，名叫马塞尔·普鲁斯特。他一八七一年生于巴黎公社失败后仍然硝烟弥漫的巴黎。父亲是著名的医学教授，在政府中身居要职，心地善良，治学严谨。儿子从他那里继承了对科学的爱好，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在文学描写中力求科学般精确的求实精神。

父亲生于博斯平原与贝尔什地区交界的小城伊里耶。马塞尔童年时期经常与家人一起去伊里耶度假，那里古老的教堂及其钟楼，外省有滋有味的方言，神秘的风俗，美丽的景色，姑母家的住宅、花园、厨房，她家的女佣弗朗索瓦丝以及生活在小城中的人家，几十年后都在马塞尔的笔下以贡布雷为名活生生地再现出来。伊里耶小城从此声名大震，成为普鲁斯特崇拜者朝拜的圣地。一九七一年起，这座小城正式更名为伊里耶——贡

布雷。

马塞尔的母亲出身于富有的犹太家庭，秀丽温柔，情感细腻，极有教养，喜欢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在童年的马塞尔眼中，她是十全十美的形象。马塞尔的外祖母酷爱塞维尼夫人书简，每逢外出旅行，必将该《书简》带在身边，随时阅读。马塞尔生活这样的环境中，自幼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形成了高雅的趣味和对真善美的敏锐感受力。他最崇拜蒙田·圣西蒙和巴尔扎克，幼年时便萌生了要写“像蒙田和圣西蒙那种作品”的强烈欲望。

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九年，马塞尔在巴黎贡多塞中学就读。这个贵族学校是作家的摇篮，一些文学爱好者组成小团体，一起阅读作品，创办文学杂志，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最后两年，马塞尔读修辞班和哲学班时，已显露出批评家和作家的才华，得到教师的赞赏。在哲学课上，马塞尔对外部世界的现实性、感性世界的非现实性、记忆的选择性、意识的绵延性及心理时间等都非常感兴趣。后来他又读了柏格森的著作，受到巨大影响，并将柏氏哲学的基本命题移植到了自己的小说之中。

贡多塞中学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及大资产阶级家庭。普鲁斯特通过同学介绍，进入圣日耳曼区一些贵妇人的沙龙。虽然中学毕业后他服过兵役，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被录用为图书馆馆员，实际上，他一生从未正正经经地从事过任何职业。他自幼患病，又有富裕的家庭作经济后盾，所以一直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整日出入交际场所，人们都把他当成是花花公子。

但是，这个上流社会对于观察各种情感、观察社会是一个极为有利的环境。法国的小说家们都是从十七世纪的宫廷中、十八世纪的沙龙中、十九世纪的“上流社会”中找到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悲剧或喜剧的。没有上流社会，就没有拉辛，就没有巴尔

扎克。普鲁斯特这些年的生活，表面上看，是在浪费时光。实际上，如同蜜蜂采集花粉一样，他在为自己日后的作品储存材料，他结识的人，了解的事，各种印象，此后都一一进入他的小说。法国著名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其《在普鲁斯特那边》一书中风趣地说道：“正如老普里尼为了就近观察维苏威火山喷发而丧命一样，咱们的普鲁斯特，为了给我们提供一幅准确的图画，自投魔口；为了更好地了解魔鬼，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沾染上花花公子的恶习。真是了不起！”有人认为普鲁斯特对上流社会是一味的歌颂和欣赏，这只不过是认真阅读或没有读懂他的作品罢了。他在作品中固然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描绘了上流社会中的谈情说爱。但是，对夏吕斯这类人物的邪恶，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冷酷和自私，他的鞭挞也是毫不留情的，只不过他通过艺术描写来表现而没有气势汹汹、标语口号式的进行批判罢了。

一八九六年，他的第一部著作《欢乐与时日》出版，并未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一八九六至一九〇四年间，他写了另一部长篇《让·桑德依》，未完成，直到他逝世三十年以后的一九五二年才发表。但这两部书的全部题材后来都进了《追忆似水年华》。所以我们可以说，普鲁斯特一生只写了一部书，前面的几本著作有如涓涓溪流，最后都汇入了《追忆似水年华》这滚滚的江河。

一九〇三年，普鲁斯特的父亲突然逝世。两年以后，他的母亲也撒手人寰。母亲是惟一自始至终爱他、理解他、照顾他的人。在母亲眼中，她的“小黄毛”、“小傻瓜”、“小糊涂虫”永远四岁。他的悲哀与痛苦由于悔恨而更加强烈。他悔恨自己一直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辜负了父母对他的期望。母亲的逝世使他永远失去了童年的天堂。现在，重新创造这个天堂的时刻已经来临。母亲的去世也使他的精神得到解放，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说

出自己想说的一切(特别是他的性倒错)了。

于是,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二二年,他陆续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他将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的手稿送到《新法兰西评论》,其负责人纪德竟然拒绝。一九一三年,该书由作者自费在格拉塞书店出版。纪德亲自写信给普鲁斯特表示自己的歉意,他认为拒绝出版该书是《新法兰西评论》“最严重的错误”,也是他本人的“终身遗憾”。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版中断,直到一九一九年才在《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出版了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同年,普氏因此获龚古尔文学奖,从此一举成名,成为享誉全球的作家,革新了小说艺术的“革新家”。《追忆似水年华》此后各卷均由卡里玛出版社出版(《新法兰西评论》为其前身)。

这迟来的荣誉,他只享受了三年。他感到自己已经在世之日无多,与时间、死亡展开了搏斗,发疯一般地工作。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他在最后一个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写上“完”字几天以后,便与世长辞,年仅五十一岁。

《追忆似水年华》共分七部,作者生前只出版了四部,其余三部均在其死后出版。全书的故事十分简单,可概括如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巴黎,一个富足之家中有一个身体多病却聪慧过人的孩子。他无所事事,却爱好文学和绘画。青年时曾试笔写作,并无令人鼓舞的结果。他热衷于各种社交活动,出入上流社会,广交朋友,以此消磨时光,亦间或到国外远游。因多病,曾数度住进疗养院调养身体。暗恋的女友并未垂青于他,后来突然出走,令他心灰意冷。当他得知女友已死时,陷于悲痛之中,无法自拔。现实生活中的失意促使他投身到写作中去,以期探寻心灵深处的奥秘,并实现心中多年的夙愿,寻回失

去的天堂。

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由三部分组成：一、贡布雷，写叙述者的家庭及童年。全家出去散步时有两条路，一条是斯万家一边，另一条是盖尔芒特公爵家一边。斯万代表着资产阶级，盖尔芒特家是贵族的代表。二、斯万之恋。这是全书中惟一不用第一人称来写的部分，叙述斯万与奥黛特的恋爱过程。此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三、地名。背景为巴黎，因健康原因不能远行的“我”，只能在想象中遨游，在寓所中“旅行”。后来结识了斯万与奥黛特之女希尔贝特。

第二部《在少女们身旁》。分两部分：一、斯万夫人周围。斯万与奥黛特终成眷属后，以斯万夫人为核心，她周围的各种人物；少年时代的“我”的苦闷心情：与希尔贝特恋情的失败以及决心从事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二、地方。两年以后，“我”与外祖母在巴尔贝克避暑胜地疗养时的种种发现，见到外祖母青年时代的朋友以及盖尔芒特家族的成员，由贵族称号引起的想象及与真人“对号入座”的情形，在著名画家的画室中发现斯万夫人往昔的肖像，“我”对在堤岸上与女伴嬉戏的阿尔贝蒂娜的爱慕。

第三部《盖尔芒特家那边》。“我”家巴黎新居与盖尔芒特府第相邻，贵族豪华的寓所，郊区诱人的沙龙令“我”遐想，经人介绍与盖尔芒特公爵相识。一次晚宴令“我”大失所望，感到现实世界毫无动人之处，只有事物的名称才真正富有魅力。外祖母辞世，阿尔贝蒂娜重现。

第四部《索多姆与戈摩尔》。“我”在盖尔芒特府邸院中偶然发现公爵的兄弟夏吕斯男爵与裁缝性倒错的丑恶场面。重游巴尔贝克，弯腰脱鞋的动作引起“我”对外祖母的回忆，舞会上发现“我”所钟情的阿尔贝蒂娜也是同性恋者，于是决意娶其为“妻”，

以纠正其扭曲的心态与反常的生活方式。

第五部《女囚》。乘母亲外出之机，“我”将阿尔贝蒂娜软禁于巴黎家中，与其共同生活。然而“我”得出的结论却是“爱情即相互折磨”。正当“我”欲摆脱女友时，阿尔贝蒂娜已不辞而别，离“我”而去。

第六部《女逃亡者》。“我”开始反思，剖析自己，得到的结论是：人无法走出自我，惟有通过自我才能他人。正在打听阿尔贝蒂娜的下落时，忽然传来阿尔贝蒂娜骑马摔死的消息，又引起“我”对爱情、妒嫉、伴侣生活的重新思考。现实世界中，一切运转如初：盖尔芒特夫人、寡居的奥黛特再嫁了，希尔贝特嫁给了盖尔芒特家一男子，夏吕斯男爵收养了裁缝的女儿。

第七部《重现的时光》。历尽悲欢离合、备尝人间甘苦的“我”，超脱于红尘之上，静观寰宇，无力挽回流逝的时光与瞬息万变的事物，颇感无奈与惆怅。这时，他意识到，惟有投入文学园地的耕耘之中，才能逃脱无情的时间法则的束缚，寻回逝去的天堂。

初读这部巨著，很多人会被那些冗长的句子以及难以捉摸的思路吓得却步不前，犹如读天书一般，这是因为作者打破了历时的、线性的传统叙事方式，改用心理时间来衡量思维活动，以直觉取代理性的分析，进而探索心灵深处的奥秘。作者从双重视角出发，审视双重世界，达到了“物从我出，物中有我”的“物我合一”境界。

正如作者本人常常指出的那样，这部《追忆似水年华》（中文译本为三百二十万字）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太长的书卷，是一座精心构建的“大教堂”。作者先将其许多独立的部分展示出来，有些章节貌似节外生出的枝蔓，显得累赘多余，实则独具匠心之笔，是这座宏伟建筑不可或缺的构件和饰物。每章每节均可

独立成篇，整体看来却又和谐均衡，各部分相互呼应，大教堂的全貌到了最后才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部作品或“建筑”的轴心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他的名字也叫马塞尔）的个人生活经历。围绕着这个轴心，又展开了许多脉络相交、层次繁多的故事，宛如夜空中绚丽多彩、变幻莫测的焰火。在“我”的回忆中展开的各个故事之间的衔接与更迭，正是由物的触发及其唤起的联想，即意识的流动，才得以实现和完成的，“这个现实完全是一种幻觉”。试以著名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这一片断为例：小玛德莱娜是一种点心的名称，原料与味道与中国的小蛋糕（俗称“槽子糕”）毫无二致，只是用模具制成圆鼓鼓的扇贝形状。《在斯万家那边》第一部分《贡布雷》的结尾，小玛德莱娜的奇迹令我们拍案叫绝。“我”叙述说，贡布雷的许多往事早已化为乌有之后，一个冬日，他回到家，母亲见他很冷，就劝他喝点茶暖暖身子。母亲叫人送来一块小玛德莱娜让他就着茶吃。他咬了一块点心，在嘴里慢慢化开，然后将一匙茶送到唇边。就在这口茶与点心碎末混在一起接触到他的上腭时，一种极度的快感袭来，使他全身战栗。这种强烈的快感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感到与茶水和点心的味道有关，但是这种快感又远远超出这种味道，同味觉的性质不同。那么，这种快感到底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呢？他又喝了第二口，第三口，那种感觉反倒更淡薄了。“显然我所追求的真相并不在茶水之中，而在我的内心。”他在内心苦苦搜寻，“不用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搏动着的，一定是形象，一定是视觉的回忆，它同味觉联系在一起，试图随味觉而来到我的面前。”最后，“回忆突然显现”：原来那点心的味道，正是他年幼住在贡布雷的时节，每个星期日的早晨他到列奥妮姑母的房间去请安，姑母把一块小玛德莱娜在自己的茶水中浸一下然后给他吃的时候那块点心的味道。见到那点心的

形状,他并没有忆起往事;尝到味道,往事才浮上心头。正是这味道构成了“现时的感受+过去的回忆”的组合,才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大厦,当时在贡布雷见到的一切此刻全从他的茶杯中涌现出来:姑母居住的灰楼,父母住过的小楼;小城里从早到晚每时每刻的景象;自家花园里的各色鲜花,斯万先生家花园里的姹紫嫣红,流经贡布雷的维沃那河里飘浮的睡莲,善良的村民及他们的小屋,教堂。总而言之,贡布雷的一切和市镇周围的景物,都像被童话中的魔棒点化了一般,真真切切地呈现出来。^①

就这样,作家通过这种魔法,固定住了、抓住了、寻回了一小块时间。这块时间不仅不再逝去,反而成了永恒。

这就是普鲁斯特为了展示叙述者复杂的内心时间所采用的特殊时间结构和形式。在整部《追忆似水年华》中,“时间”这个概念无处不在,普鲁斯特决心通过这个奇异而新颖的形式来完成他的大业。普鲁斯特的天才就在于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伟大艺术品。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巴黎,“我”去盖尔芒特公馆作客。那时他已重病在身,心灰意懒。他走进公馆时,一只脚踩在断裂了的台阶上。待他重新找到平衡,将脚踏在一块“尚未琢得方方正正、比旁边一块稍低”的石板上时,他再次产生了与往日小玛德莱娜点心的味道给他带来的极度幸福感完全相同的感受。这时他心头的一切忧郁与不快立即烟消云散:

正像我品尝玛德莱娜点心的那一时刻一样,对未来的
一切忧虑、对自己智力的怀疑都消除了。每当我重新迈出
这同样的一步,一只脚踏在那块较高的石板上,另一只脚踏

① 参见《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一九八七年法国七星文库版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

在那块较低的石板上的时候,深沉的爱都使我的双眼沉醉,空气清新、阳光灿烂的感觉在我周围旋转……我忘记了盖尔芒特一家人,终于又重新找到了我曾经感受过的东西,耀眼而又模糊一片的幻觉轻轻触及着我,好像它曾经对我说过:“你如果有力气,我走过的时候,抓住我吧!设法找到我给你指出的幸福之路的谜底吧!……”我几乎顿时就已辨认出来,这是威尼斯。我费了多少力气要描写威尼斯都从来没有唤回这种感觉。刚才这一步,又把从前踩在圣马可教堂前两块高低不平的石板上时产生的感觉还给了我,同时那一天所有其他的感受也同时来到。^①

我们可以看到,普鲁斯特是通过现时的味觉、嗅觉、触觉去寻求逝去的时间,使往昔复活,使往昔永存。通过回忆重建逝去的印象,开发一个已达到成熟期的人的记忆这个巨大的矿藏,将他的回忆变成艺术品,使永恒的时光神奇地显现出来。

这种创作方法,现在被人们称为“意识流”。大家公认的意识流写作方法的“开山鼻祖”是普鲁斯特、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1882—1941)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发表于一九一三年,比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1919)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都要早。所以这三位“开山鼻祖”中,普鲁斯特是老大。令人惊异的是,法国本土上进行的文学研究中提到普鲁斯特时,却极少使用“意识流”这个字眼。

“意识流”手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打碎传统叙述中的时间直线、延续性的方法,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处理时间,将客观、科学

① 参见《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重现的时光》,一九八七年法国七星文库版,第四百四十五至四百四十六页。

的时间,变成人们内心中的主观时间感觉,即将自己本身感受的时间概念,反映在作品中。存在主义大师、法国作家让-保尔·萨特在《福克纳小说〈喧嚣与骚动〉中的时间》一文中指出,这些意识流作家“有的把过去和未来去掉,让时间只剩下对于片刻的纯粹本能知觉;有的人,如巴索斯,把时间作为一种局限的机械的记忆;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则干脆把时间斩了首……”。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时序被打乱,直线时序被破坏,但又不是单纯的逆时序(如人们常说的“倒叙”),而是多级的复合变化,可以说是近乎无时序。从以上各例中,我们看到,对往昔的回忆与现时联系在一起,又与对未来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整部小说给人以“节奏近乎零”的感觉。对于追求情节的读者,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显然是一种酷刑。因为作家对时间的处理是放射状的,写一次晚会,洒洒脱脱一百多页,但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篇幅写晚会本身,其余百分之六十的篇幅是写与晚会并无直接关联的东西,回忆、想象、议论、描写、心理分析任意驰骋,过去、现在与未来纵横交错。叙事文字被这一切形成的汪洋大海所淹没,一百多页过去了,晚会尚未结束。

此外,《追忆似水年华》中还有大量篇幅是对幻觉的描写,作者描写的幻境真是惟妙惟肖,令人头晕目眩、出神入化,具有无比的艺术魅力。他不仅深入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更进一步向深处开掘,通过潜意识的滤色镜表现出一个若明若暗的混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界限不清,直觉感受、意识活动与客观真实连成一片,融为一体。从前,小说家的主要精力放在安排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性格上;从普鲁斯特起,潜意识活动成为小说的写作对象,情节淡化了,性格消失了,有时主人公连姓名、职业都没有。此后相继出现的重要文学流派,如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派等等,虽

然各有自己的特点及形成、发展过程,但是他们的表现手法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意识流技巧的影响。因此,我们说普鲁斯特开一代小说之先河,影响了整个文学时代,是并不过分的。

袁 树 仁

目 次

第一卷	斯万夫人周围	桂裕芳 译(1)
第二卷	地名:地方	袁树仁 译(196)

第一卷 斯万夫人周围

在商量请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家吃饭时，母亲说，遗憾的是戈达尔教授目前在外旅行，她本人又完全断绝了与斯万的交往，否则这两位陪客会使那位卸任的大使感兴趣的。父亲回答说，像戈达尔这样的显赫上宾、著名学者，会使餐桌大增光彩。可是那位爱好卖弄、惟恐旁人不知自己结交了达官贵人的斯万，其实只是装模作样的庸俗之辈，德·诺布瓦侯爵会用“令人恶心”这个词来形容斯万的。对父亲的这个回答我得稍加解释。某些人可能还记得，戈达尔从前十分平庸，而斯万在社交方面既谦和又有分寸，含蓄得体。但是我父母的旧友斯万除了“小斯万”、赛马俱乐部的斯万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而且不会是最后的）头衔，即奥黛特的丈夫。他使自己素有的本能、欲望、机智服从于那个女人的卑俗野心，尽力建立一个适合于他伴侣的、由他们两人共有的新的地位，这个新地位大大低于他从前的地位。因此，他的表现判若两人。既然他开始的是第二种生活（虽然他仍然和自己的朋友单独来往。只要他们不主动要求结识奥黛特，他不愿意将她强加于他们），一种和他妻子所共有的、在新交的人之间的生活，那么，为了衡量这些新友人的地位，也就是衡量他们的来访给自己的自尊心所带来的愉快，他所使用的比较尺度不是自己婚前的社交圈子中最杰出的人物，而是奥黛特从前的朋友，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即使人们知道他乐于和粗俗的官员以及政府部门舞会上的花瓶——名声不好的女人来

往,但他居然津津乐道地炫耀某办公室副主任的妻子曾登门拜访斯万夫人,这未免使人愕然,因为他从前(至今仍然)对特威肯汉城^①或白金汉宫的邀请都曾潇洒地保持过缄默。人们也许认为昔日风流倜傥的斯万的纯朴其实只是虚荣心的一种文雅的形式,他们也许认为我父母的这位旧友和某些犹太人一样,轮流表现出他的种族所连续经历的状态,从最不加掩饰的附庸风雅,最赤裸裸的粗野,直到最文雅的彬彬有礼。然而,主要原因——而且这普遍适用于人类——在于这一点,即我们的美德本身并不是时时听任我们支配的某种自由浮动的东西,在我们的思想中,美德与我们认为应该实践美德的那些行动紧密相连,因此,当出现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时,我们束手无策,根本想不到在这个活动中也可以实践同样的美德。斯万对新交无比殷勤,眉飞色舞地——举出他们的姓名,这种态度好似那些谦虚或慷慨的大艺术家:他们在晚年也许尝试烹饪或园艺,为自己的拿手好菜或花坛沾沾自喜,只能听夸奖,不能听批评。但一旦涉及他们的杰作,他们是乐于倾听批评的;或者说,他们可以慷慨大方地赠送一幅名画,可是在多米诺牌桌上输四十苏却满不高兴。

谈到戈达尔教授,我们将在很久以后,在拉斯普利埃宫堡维尔迪兰夫人府上再次和他长久相聚。此刻,关于他,只需首先提请注意一点。斯万的变化严格说来无法使我惊讶,因为当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看见希尔贝特的父亲时,这变化已经完成,只是尚未被我看透罢了。再说他当时没有和我讲话,不可能向我吹嘘他那些政界朋友(即使他这样做,我多半也不能立即觉察到他的虚荣心,因为长时期形成的对某人的看法使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母亲也是一样,在三年里,她竟然没有觉察到侄女嘴上的

① 特威肯汉城,法国奥尔良王族流亡英国的居住处。